

醒世恒言

7242.76
16

56478

醒世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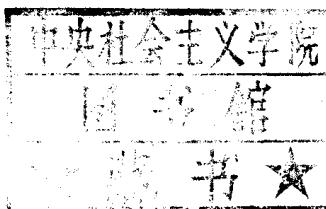
上

冯梦龙 编

顾学颉 校注



200189802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3242.7
6=1
56479

醒世恒言

下

冯梦龙 编
顾学颉 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繪像古今小說

醒世恒言

金闇葉敬池梓

明叶敬池刻本《醒世恒言》扉页

醒世恒言 (共两册)
XINGSHI HENGY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581,000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印张28⁸₈ 插页8

1956年7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 10019·439 定价 2.85 元

醒世恒言目次

可一居士評

墨浪主人較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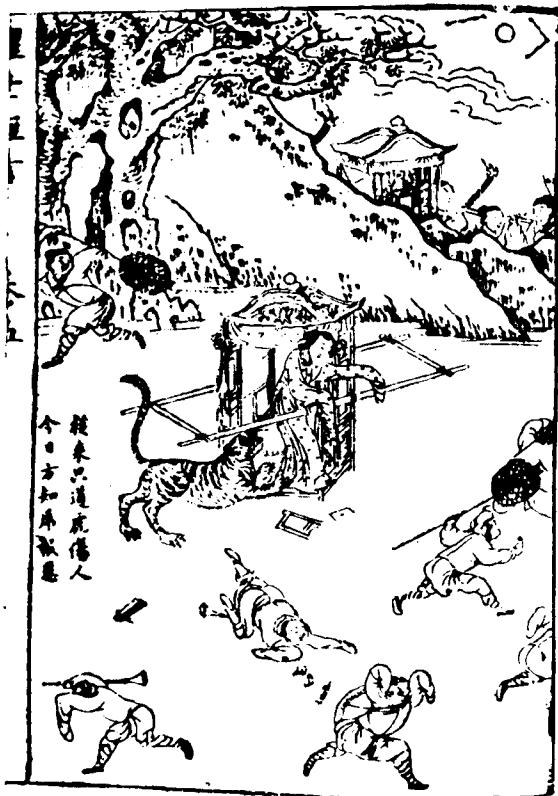
賣油郎獨占花魁

第四卷

明叶敬池刻本《醒世恒言》目次



可怜宦室娇香女，权作闺中使令人，
(第一卷)



从来只道虎伤人，今日方知虎报恩。
(第五卷)

星七画一

一



体态轻盈，汉家飞燕同称。

(第八卷)



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
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

(第二十五卷)



当面神仙犹不识，生前世事怎能知！

(第二十六卷)



马当山下泊孤舟，岸侧芦花簇翠流。

忽睹朱门斜半掩，层层瑞气锁清幽。

(第四十卷)

前　　言

明代末年，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冯梦龙收集了宋元明三代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即白话短篇小说，编纂成为三部总集，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这三部集子的名称是：《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一刻，后改名）、《警世通言》和本书《醒世恒言》，后来合称“三言”。又和后出的《拍案惊奇》初刻、二刻合称“三言、二拍”。“三言、二拍”，是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宝藏，是中国文学史中一份丰富而珍奇的遗产。

话本和拟话本，实际上就是白话短篇小说；不过，创作过程比起一般小说稍为复杂一些而已。话本这种体制，唐人讲唱佛经故事，已开其端。两宋以来，逐渐形成，逐渐发展。到了明代，文人模仿话本的体制进行创作的风气颇盛，这类模拟的作品，人们称它为拟话本。

话本和拟话本，都是在城市相当发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的。宋代的一些大城市，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虽然后来遭受了元代的若干破坏和阻碍，但到明代，经过一段恢复时期，又继续发展起来，赶上并超过了两宋的水平，而逐步形成、达到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逐渐扩大的市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自己的明显的要求；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必然会产生出各种

适合他们要求的东西来满足他们。——“说话”，就是在文化生活方面适应他们的要求的一种技艺。“说话”是一种民间技艺，唐代城市中已经流行，到宋代更为兴盛。听众主要是市民；听“说话”，是市民文化生活重要内容之一。“说话”技艺中，分为许多种“家数”（类别），而“小说”和“讲史”，则占着其中主要的地位。“小说”所说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现实生活，也就是以市民本身或市民所熟悉的人物、事情为主的短篇故事。“讲史”所说的则是历史故事，是以历史上或传说中的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之类的人物为主的长篇故事。这两种“说话”，特别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爱好和欢迎，正好反映出市民阶层要求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现实，认识历史；特别是“小说”，正好反映出市民要求把自己阶层正面或反面的人物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而加以欣赏、歌颂，或予以鞭笞、唾弃。

“说话”技艺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主要的是靠“说话人”在讲说时进行口头创作。他们为了检阅、备忘，或作为讲说前的准备提纲，或作为传授生徒的教课书，他们还是有一种较简略的文字记录的底本。这种底本，就叫做“话本”。后来经过多次加工，“讲史”的底本，就成了各种长篇历史小说；“小说”的底本，就成了短篇小说，并单独占用了“话本”这个名称。——这种短篇小说，后来被称为“话本”，简单的经过，就是这样。这些底本，最初，仅仅掌握在“说话人”手里，内容较简陋，还不能离开口头文学而单独存在，不能在社会上独立地流行。随着“说话”技艺的发展和听众要求的不断提高，口头创作过程中一些较成熟的经验，自然会不断地用文字记录巩固下来，积累起来，增加到底本

中去。这种底本，经过这样集体而长期的艺术加工，并经过一些与民间“说话人”有联系的、或对民间文学有兴趣的作家们有意识的润饰或改编，便逐渐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完美程度，而脱离口头文学阶段，成为完整的书写文学，独立地在社会上流传起来。这种文学，集中了长期的群众的和作家的艺术创造天才，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都有了新颖的、优秀的表现，因而受到历代广大读者的欢迎。

“话本”成为书写文学以后，最初，以单篇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大约到了明代中叶嘉靖前后，才有汇集许多单篇、刊印成集的“话本”出现，如《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等。冯梦龙编纂的“三言”，成书较晚，都刊行于明末。“三言”搜罗颇广，选择较精，除了宋元以来流传的旧“话本”以外，还包括了明代民间艺人、作家和冯氏自己的新作品。冯氏对于所编刊的上述作品，还作了统一的整理加工。因此，“三言”，可以说是“话本”小说集大成的总集，是后人研究“话本”小说最重要的宝藏。

《醒世恒言》出版于明天启丁卯年（一六二七年），略后于《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流传下来的宋元话本，大部分已收在《明言》和《通言》里了，所以《恒言》里宋元的作品较少，除了少数几篇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小水湾天狐贻书》、《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张孝基陈留认舅》、《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薛录事鱼服证仙》等篇，可从作品中的语气、地名、风格等方面推知为宋元人之作以外，其余绝大多数是明人的作品，很大可能还有冯氏自己的作品在内。

这些故事的来源，有出于史传的，也有出于历代笔记、小说的；而最多最根本的源头，则直接来自民间传说故事、来源于社会生活。通过这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各种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愿望。尤其是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是以都市的发达为主要条件的；因此，它对于两宋以迄明代都市发达以后的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有着较广泛、较细致和较深刻的描绘。这就使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各方面，带来了新颖的、优秀的风格和表现。当然，市民阶层作为一个社会力量来看，当时还很薄弱，不够强大；在思想意识上，还远远不能成为自己的、有系统的一套东西。他们的意识和感情本身，同时必然还包含着封建的、庸俗的一面。而这一面也必然会常常在作品里表现出来。不过，总的说来，初期的民主主义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乐观、健康的情绪，以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某些方面加以冷讽热嘲，加以揶揄讥刺等比较积极的因素，仍然在作品中占主导成分。

例如：主张婚姻自由，男女结合应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这是市民阶层初期民主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本书中反映这种思想的作品较多，象《卖油郎独占花魁》、《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吴衙内邻舟赴约》、《黄秀才微服玉马坠》等等都是。尤其《卖油郎》是多年来脍炙人口的一篇名作。它把小市民秦卖油作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以肯定、赞扬——肯定他对花魁娘子的爱情专一，真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概。他是以“人”的地位，“人”的爱情来对待花魁的；而不是把她当作妓女来看待，更不是看作凭“十两银子”的买卖关系，就可以去蹂躏、作践的对象。花魁，在

秦重的眼中，是高尚的、理想的、美满的化身，而不是其它。他不惜在一年多的长时间里，每天积攒一两分银子；他不惜每天去探问消息，耐心等待；他不惜殷勤小心地伺候她酒醉后的呕吐；他不惜在她处境困难的时刻，给以热情的扶持和安慰，而不希求任何报酬。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市民身上，表现出了最真挚、最高尚的爱情。这，远非那班文人学士或封建说教者们所能比拟；更不是王孙公子、酒色征逐之徒所能望其项背。本来沾有封建等级观念的花魁，虽然也有些爱他，但仍旧嫌他不是“衣冠子弟”。等到尝尽了“衣冠子弟”的苦楚，她才认识、辨清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从而完全倾心于秦重了。花魁之终于嫁给秦重，是爱情战胜了金钱、地位，自由婚姻战胜了买卖婚姻的象征。在思想意识上，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可是，在同一部《醒世恒言》里，也有封建说教，提倡“从一而终”，宣扬“守节”的作品；尽管在全书里是极少数。象《陈多寿生死夫妻》一篇中所写的，硬把一个小小的女孩子朱多福去替病得要死的未婚夫陈多寿准备“殉葬”。还从她的口里说出什么：“生为陈家妇，死为陈家鬼”，“这银钗我要随身殉葬的！”而故事中，没有一个字谈到男女双方的任何情爱基础，她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因为中了封建礼教太深的毒害。在故事发展中，作者真的让她和陈多寿一齐服毒。幸而遇救未死，作者又用“义夫节妇一片好心肠感动天地”，“所以毒而不毒”，“因祸得福”等等鬼话，来为“节义”的“效果”作一番有力的宣传。要妇女从一而终，守寡，殉节，等等，都是封建社会男子蹂躏妇女极端反动的思想的表现。在这部集子里出现了这类作品，正好说明了市民阶层